

南唐書

冊二

南唐書卷第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

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
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
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
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陂塘水如
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
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
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
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
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
車旗幟巨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
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
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

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于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

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
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
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
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
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
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
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
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
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
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
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
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

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
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
初命兵部尙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
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
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
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
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
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
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
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棄楚
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
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

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

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棊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算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

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弘義倨甚覺

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矯詔召弘義自稱
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
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
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
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己助之於是財貶蘄
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
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
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
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
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
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
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擿語
王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

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
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旣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
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
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
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丘爲
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
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
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
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
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
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
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于憤怒

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
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
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
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
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
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
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
以兵部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
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
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
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
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
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

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鏐爲給使吳攻宣州鏐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鏐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旣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鏐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于途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爲其國貴

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
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
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
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
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人草制給
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
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宮主剛果有智
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
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
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
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

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
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
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
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
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
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
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
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
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
南唐亡公卿塚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

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己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